

## 辛弃疾词作鉴赏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

· 2851 · 《宋词鉴赏大典》

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

怨周顛隱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我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

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

· 2852 · 《宋词鉴赏大典》

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己，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己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

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

。不如

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

· 2853 · 《宋词鉴赏大典》

“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

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我一定要亲手把它们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己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

· 2854 · 《宋词鉴赏大典》

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

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 2855 · 《宋词鉴赏大典》

##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辛弃疾

楚天千里清秋，

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

献愁供恨，

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

栏干拍遍，

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  
尽西风、季鹰归未？

· 2856 · 《宋词鉴赏大典》

求田问舍，  
怕应羞见，  
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  
红巾翠袖，  
英雄泪！

### 辛弃疾词作鉴赏

这首词作于乾道四至六年（1168-1170）间建康通判任上。这时作者南归已八、九年了，却投闲置散，作一个建康通判，不得一遂报国之愿。偶有登临周览之际，一抒郁结心头的悲愤之情。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赏心亭是南宋建康城上的一座亭子。据《景定建康志》记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赏之胜。”

这首词，上片大段写景：由水写到山，由无情之景写到有情之景，很有层次。开头两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是作者在赏心亭上所见的景色。楚天千里，辽远空阔，秋色无边无际。大江流向天边，也不知何处是它的尽头。遥远天际，天水交融气象阔大，笔力遒劲。“楚天”的“楚”地，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这里战国时曾属楚国。“水随天去”的“水”，指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千里清秋”和“秋无际”，显出阔达气势同时写出江南秋季的特点。南方常年多雨多雾，只有秋季，天高气爽，才可能极目远望，看见大江向无穷无尽的天边流去。的壮观景色。

下面“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三句，是写山。“遥岑”即远山。举目远眺，那一层层、一叠叠的远山，有的很象美人头上插戴的玉簪，有的很象美人头上螺旋形的发髻，景色算上美景，但只能引起词人的忧愁和愤恨。皮日休《缥缈峰》诗：“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有“山如碧玉”之句（即簪），是此句用语所出。人心中有愁有恨，虽见壮美的远山，但愁却有增无减，仿佛是远山在“献愁供恨”。这是移情及物的手法。词

篇因此而生动。至于愁恨为何，又何因而至，词中没有正面交代，但结合登临时地情景，可以意会得到。北望是江淮前线，效力无由；再远即中原旧疆，收复无日。南望则山河虽好，无奈仅存半壁；朝廷主和，志士不得其位，即思进取，却力不得伸。以上种种，是恨之深、愁之大者。借言远山之献供，一写内心的担负，而总束在此片结句“登临意”三字内。开头两句，是纯粹写景，至“献愁供恨”三句，已进了一步，点出“愁”、“恨”两字，由纯粹写景而开始抒情，由客观而及主观，感情也由平淡而渐趋强烈。一切都在推进中深化、升华。“落日楼头”六句意思说，夕阳快要西沉，孤雁的声声哀鸣不时传到赏心亭上，更加引起了作者对远在北方的故乡的思念。他看着腰间空自佩戴的宝刀，悲愤地拍打着亭子上的栏干，可是又有谁能领会他这时的心情呢？

这里“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三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无一语不是喻情。落日，本是日日皆见之景，辛弃疾用“落日”二字，比喻南宋国势衰颓。“断鸿”，是失群的孤雁，比喻作为“江南游子”自己飘零的身世和孤寂的心境。辛弃疾渡江淮归南宋，原是以宋朝为自己的故国，以江南为自己的家乡的。

可是南宋统治集团根本无北上收失地之意，对于像辛弃疾一样的有志之士也不把辛弃疾看作自己人，对他一直采取猜忌排挤的态度；致使辛弃疾觉得他在江南真的成了游子了。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三句，是直抒胸臆，此时作者思潮澎湃心情激动。但作者不是直接用语言来渲染，而是选用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报国无路、壮志难酬的悲愤。第一个动作是“把吴钩看了”（“吴钩”是吴地所造的钩形刀）。杜甫《后出塞》诗中就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的句子。“吴钩”，本应在战场上杀敌，但现在却闲置身旁，只作赏玩，无处用武，这就把作者虽有沙场立功的雄心壮志，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出来了。第二个动作“栏干拍遍”。据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干。曾经作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栏干拍遍是胸中有说不出来抑郁苦闷之气，借拍打栏干来发泄。用在这里，就把作者雄心壮志无处施展的急切非愤的情态宛然显现在读者面前。另外，“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除了典型的

动作描写外，还由于采用了运密入疏的手法，把强烈的思想感情寓于平淡的笔墨之中，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无人会、登临意”，慨叹自己空有恢复中原的抱负，而南宋统治集团中没有人是他的知音。

后几句一句句感情渐浓，达情更切，至最后“无人会”得一尽情抒发，可说“尽致”了。读者读到此，于作者心思心绪，亦可尽知，每位读者，也都会被这种情感感染。

上片写景抒情，下片则是直言志。下片十一句，分四层意思：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晋朝人张翰（字季鹰），在洛阳作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味美的鲈鱼，便弃官回乡。（见《晋书·张翰传》）现在深秋时令又到了，连大雁都知道寻踪飞回旧地，何况我这个漂泊江南的游子呢？然而自己的家乡如今还在金人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却偏一隅，自己想回到故乡，又谈何容易！“尽西风、季鹰归未？”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确实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是第二层意思。求田问舍就是买地置屋。刘郎，指三国时刘

备，这里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是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许汜去看望陈登，陈登对他很冷淡，独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许汜去询问刘备，刘备说：天下大乱，你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陈登当然瞧不起你。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高楼，叫你睡在地下，岂止相差上下床呢？（见《三国志·陈登传》）“怕应羞见”的“怕应”二字，是辛弃疾为许汜设想，表示怀疑：象你（指许汜）那样的琐屑小人，有何面目去见象刘备那样的英雄人物？这二层的大意是说，既不学为吃鲈鱼脍而还乡的张季鹰，也不学求田问舍的许汜。作者登临远望望故土而生情，谁无思乡之情，作者自知身为游子，但国势如此，如自己一般的又何止一人呢？作者于此是说，我很怀念家乡但却绝不是像张翰、许汜一样，我回故乡当是收复河山之时。作者有此志向，但语中含蓄，“归未？”一词可知，于是自然引出下一层。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第三层意思。流年，即时光流逝；风雨指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也有一个典故，据《世说新语·言语》，桓温北征，经过金城，见自己过去种的柳树已长到几围粗，便感叹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树已长得这么高大了，人怎么能不老大呢！这三句词包含的意思是：于此时，我心中确实想念故乡，但我不不会像张瀚，许汜一样贪图安逸今日怅恨忧惧的。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宿愿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再闲置便再无力为国效命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到这里，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推进已经发展到最高潮。下面就自然地收束，也就是第四层意思：“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倩，是请求，“红巾翠袖”，是少女的装束，这里就是少女的代名词。在宋代，一般游宴娱乐的场合，都有歌妓在旁唱歌侑酒。这三句是写辛弃疾自伤抱负不能实现，世无知已，得不到同情与慰藉。这与上片“无人会、登临意”义近而相呼应。

这首词，是辛词名作之一，它不仅对辛弃疾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有充分反映，有比较真实的现实内容，而且，作者运用圆熟精到的艺术手法把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量，使人们百读不厌。

## 水龙吟

甲辰岁寿韩

南涧尚书

辛弃疾

渡江天马南来，

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

新亭风景，

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

神州沉陆，

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

功名本是，

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

对桐阴、满庭清昼。

· 2864 · 《宋词鉴赏大典》

当年堕地，

而今试看，

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

平泉草木，

东山歌酒。

待他年，

整顿乾坤事了，

为先生寿。

## 辛弃疾词作鉴赏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被弹劾，退隐于上饶之带湖，曾任吏部尚书的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致仕后亦侨寓此地。由于他们都有抗金雪耻的雄心壮志，所以过从甚密。这时距宋金“隆兴和议”的签订已整整二十年，南宋朝廷文恬武嬉，并不关心国事。又三年，岁次甲辰（1184年）正逢韩元吉六十七岁寿辰，辛弃疾填了上录一词申祝。

一起两句，劈空而下，笔力万钧。作者蔑视南渡

· 2865 · 《宋词鉴赏大典》

以来的当政者，“几人”云云，真有杜诗“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说朝士无才，宋则隐然以有才者推崇韩元吉，并以此自许，亦即“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之意。按辛弃疾曾作《美芹十论》、《九议》向皇帝、宰相献策；韩元吉亦有《论淮甸札子》、《十月末乞备御白札子》向朝廷进言。故论治世，经纶之才，韩、辛两人都当之无愧。另外此处也有感，当政者无才无德不知任用有才之士，承接六句，分为二层：一

则借往昔旧京父老颀望王师之情，和东晋士大夫痛洒新亭之泪，慨叹今日偏安之局仍未改观；中原山河仍未收复；二则引用桓温登平乘楼眺望之言，指责中原沦胥，为朝臣误国结果。由于这六句都针对当时世事而发的，故情绪转为低沉，笔调也随之挫落。歇拍四句，谓御敌靖边，建功扬名，才是吾辈儒者应尽的职责。这是抒露自己的豪情壮志，并勸勉韩氏，故笔锋重新振起。下片都是向着韩元吉说的。过片三句，他把韩元吉比作韩愈，是当代文坛上的泰山北斗。诗词中惯用同的古人比今人。按韩元吉有《南涧甲乙稿》传世，黄昇称他“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见《花庵词选》）。因此，将韩愈比拟元吉，不为太过。接三句，谓韩氏呱呱堕地，已自不凡，风云际会，更露头角。

· 2866 · 《宋词鉴赏大典》

上述五句都属颂扬之词，故意气仍然风发，笔调仍然轩朗。再下三句，把韩氏比做裴度、李德裕和谢安。这三位都是前代的贤相。韩氏先世曾任显职，韩元吉的勋业和位望虽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同是政治舞台上失意而退归林下的境遇，彼此是相仿佛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其二），为此，笔调再次挫落。最后三句，用瑰辞壮语激励韩氏投袂而起，完成恢复中原的夙愿。上下片

之结尾，笔力气势，铢两悉称，立意遣辞，前后照应甚密。这是一阕别开生面与众不同的寿词。一般寿词多祝贺语，所谓善颂善祷。此词一反故常，除下片略有些颂祷味道外，其他都是借题发挥，因忧伤国事而抒发愤慨。最使作者愤慨不平的，乃是在朝者无才无志，而在野的有胆识、有志节之士，却无权无位。由于在朝者无才无志，对国事漠不关心，酿成神州陆沉之祸，辜负中原父老喁喁之望，更引得渡江士人新亭之泪，国势颓衰至此，秉政者难辞其咎。以上是上片的要领，也是全阕的主旨。

下片另立机杼，从抒露对国事的愤慨，转而称颂韩元吉。这与上片形成上片的有机组合。因为对韩氏的称颂，一方面因毕竟是祝寿词不可能一句称颂的话

· 2867 · 《宋词鉴赏大典》

没有，另一方面也是说，在朝当政者没有治国之才，而像韩元吉一样真正有才之士却被排挤在外，这更是令人不平的。假如像韩元吉一样的人，在朝秉政，得行其志，国事尚有可为，匡复之机，仍然有望。可是现今呢？韩氏和自己都象历史上三位贤相一般投闲置散，啸傲烟霞，寄情林莽，虽尤有报国之心，但对国家大事竟无置喙的余地，于此，作者愤慨之情可以想见。最难得的是，作者于愤慨之余，对国事仍未失去

信念，于是发出“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的预言，换言之，即国耻未雪，无以称寿，这与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堪称异代同调，又与上片“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紧密契合。这也正是本祝寿词不同一般的原因。

本词除运笔布局，峰峦起伏，颇具匠心外，引用史乘，比拟古今，也挥洒自如。如上片连用“五马渡江”、“长安父老”、“新亭风景”、“神州陆沉”四则东晋典故比拟南宋之事，贴切无伦，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受少数民族欺凌而南渡偏安的只有东晋和南宋两个朝代，故国情世局多有相似之处。下片以东晋谢安、唐代裴度、李德裕，韩元吉，不但因为韩氏当时的处境，与谢、裴、李三人的某一时期相似，而且还蕴含着更

· 2868 · 《宋词鉴赏大典》

深一层意思：谢安淝水大破苻坚军，裴度平淮西吴元济之乱，李德裕平泽潞刘稹之乱，这三位古人，都建立了不世之功勋。而韩元吉呢？虽曾风云奔走，但仍不得重用。则满腹才华未及施展便致仕家居，故作者为之惋惜。以此下接激励韩氏的“待整顿”三句，便很自然而不突兀。

## 水调歌头

盟 鸥